



00959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不
欲
存
然
而
常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
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
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崔子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
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
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

西漢文約選

劉向

夏

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
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
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
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
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
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誦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
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
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
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
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

西漢文約選

劉向

夏元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

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藊

西漢文約選

劉向

三

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塋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

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

西漢文約選

劉向

臺三

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

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左氏敘事於極凌雜處間用總束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文義法之最淺者不可數用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

西漢文約選

劉向

頁四

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

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執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執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

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執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西漢文約選
劉向
向校戰國策書錄

稟

觀曾子固所訊。可知孔孟之學。至北宋而明。漢儒所見實淺。然是篇述春秋所以變爲戰國。特具深識。字句亦非苟然。

史記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又曰蘇秦去趙而從。約皆散。按六國世表。蘇秦說燕在肅侯十六年。徐廣云。距去趙僅三年。而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趙。疵河西取藺。離石約計。秦兵不出。僅四五年耳。此云二十九年。蓋雜取從

人之誇詞而未既其實也

西漢文約選

劉向

夏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
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
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

西漢文約選

賈捐之

覽

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
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
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
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
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
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
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
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
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中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法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太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
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
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
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
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古文章法一義相貫不得參雜惟書疏之體主於指事達情有分陳數事而各不相蒙者匡衡進戒二疏及韓退之再與柳中丞書是也至北宋人乃總敘於前條舉於後蓋惟恐澶漫無檢局而體製則近於論策矣

勸戒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西漢文約選

匡衡

五

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災異對

李尋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

西漢文約選

李尋

五

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閭者

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閔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閔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紀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閔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

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
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
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
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
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
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
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

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
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
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
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
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
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
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
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

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嫫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吠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熒

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
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
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
俱動者其異最大閭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
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
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

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
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
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
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
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
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
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次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

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名言絡繹惜鋪敘太繁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繇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

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闕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

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此兩漢經學淵源所係不得以人而廢
劉向校錄羣書歆卒父業而奏七略班固藝文
志壹依歆所定後世所傳諸經史記周秦間諸
子皆歆所定也歆承父學淵源所漸頗深故禮
議經說程朱皆遵用而周官戴記詩書史記內
亦間有爲歆所竄亂者歆博學能文所做古書
形貌輒似故二千餘年此覆未發程朱復生當
能辨黑白而定一尊也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繫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

西漢文約選

劉歆



夏

治河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

洪邁曰五
用石隄而
不爲冗非
後人筆墨
可到

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
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
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
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
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
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西漢文約選

賈讓

夏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
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
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
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

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

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
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
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
鹽鹵下隤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
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
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
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

西漢文約選

揚雄

百五

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

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亦復朗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盡矣

